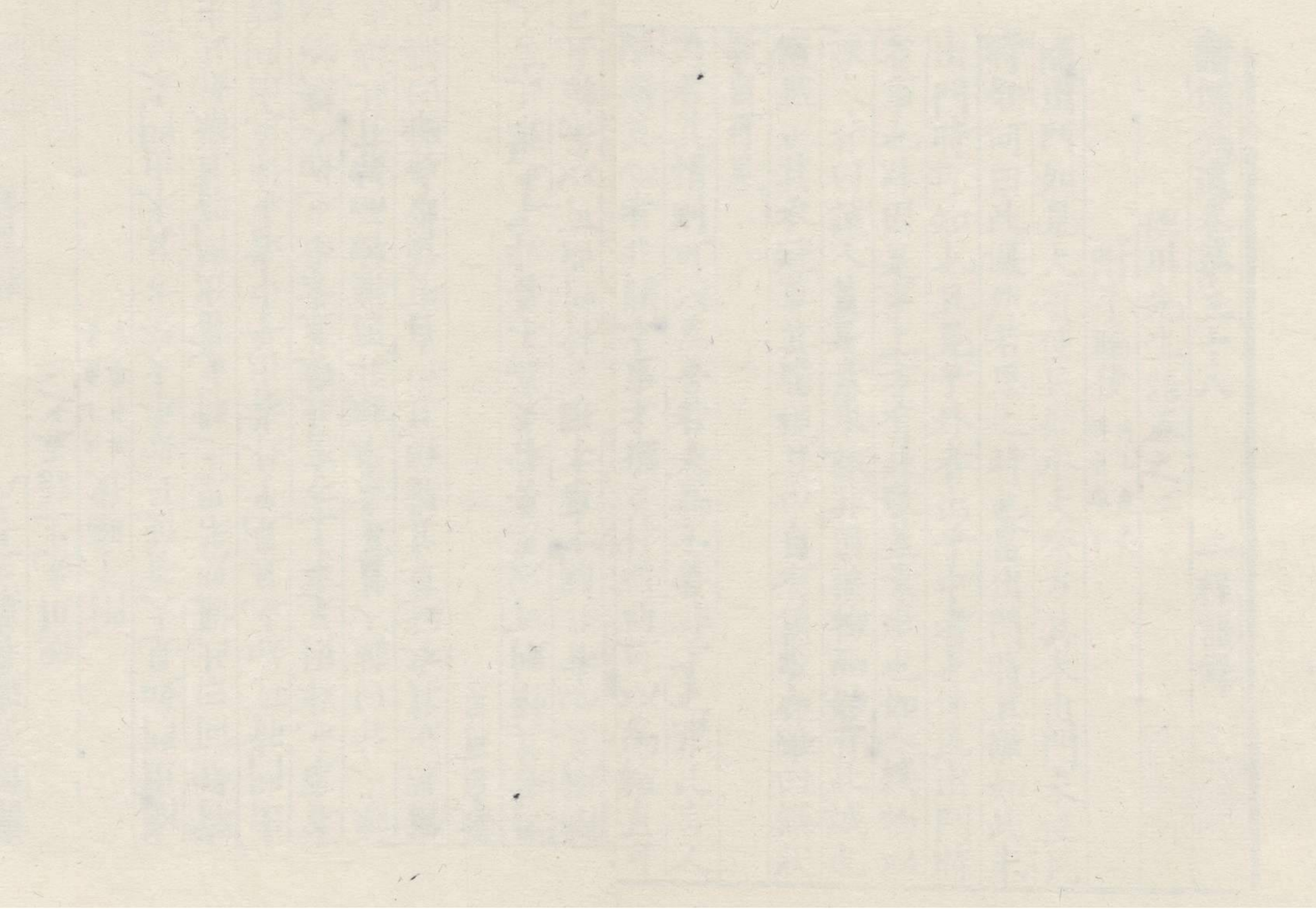


新刊履齋示兒編

七









新刊履歷



卷之



正誤



盧



奕



撰

程伯休父



馬大年嘗論涑水先生一私印曰程伯休父之後  
 蓋出於司馬遷傳曰重黎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  
 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故涑  
 水引用之且伯休父者其後也今古一字多矣如  
 爰絲房喬頹籀之類三字无之本朝有刘伯貢父  
 刘中原父焉予按常武之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  
 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楚語曰重黎氏其在周  
 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為司馬氏  
 孔安國解詩曰上命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  
 大夫尹氏汝當為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  
 為之司馬攷其所自温公蓋引用詩与楚語而未  
 必專引迂史孔氏既云程國之伯字休父則不當  
 以伯休父三字為字而取證於今之刘伯貢父刘  
 中原父也况中原父兄也叔貢父弟也故以中叔  
 之序称伯貢父當作叔字即氏聞見錄云温公一  
 日過康節天津之橋謂  
曰程秀才云既見温公也問其故  
 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



陽生

太史公為伍子胥傳書吳王所誅伍子胥遂伐齊

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

勝而去世皆信之余以左氏春秋攷之哀公五年

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陽生來杜預云景公六年八

月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十月丁卯立之將盟悼公

稽首杜預云悼公陽生又以齊陳世家攷之皆曰景公卒

太子荼左氏作晉立是為晏左氏作安孺子而田乞不悅欲

立景公佗子陽生鮑叔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

為悼公鮑牧與悼公有隙殺悼公齊人共立其子

壬是為簡公即是而觀陽生即悼公也其伍子胥

傳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當是疑其君悼公

而立壬太史公之所記於世家既如此於列傳又

如彼前後抵牾所謂寔錄果如是乎

龜策

龜策傳序曰龜藏則不靈蓍又則不神贊則曰龜

藏則不涅之則不神贊不如序多矣

兩伏波

或人問漢有兩伏波海康令王約作忠显王廟記

以為馬伏波瓊州守李時亮作廟記以為路伏波



蘇子瞻作廟記則以為馬伏波夏侯安雅作廟記  
又以為馬伏波紛、孰是曰嘗攷之兩漢有二伏  
波前漢伏波將軍邛离路博德武帝時討南越相  
呂嘉之叛遂開九郡後漢伏波將軍新息馬援光  
武時討交趾二女子側貳之叛遂平其地則是二  
人皆有功於南粵東坡之說渠不信夫

### 發縱

蕭何傳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發縱指示獸處者  
人也縱音子用反孔毅父曰指縱音作縱非也周  
禮地官有有迹人注迹人言跡知禽獸是亦蹤跡  
之義尔

### 上廉

賈誼策曰人主之尊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  
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无級廉近地則堂卑  
竊詳顏曰廉側隅也以廉近地對廉遠地而言之  
則廉隅无所謂上廉矣當讀陛九級上為句近歲  
太孛出上廉遠地則堂高賦豈一時之間未加討  
論欤林鉞洪雋亦曰廉遠地則堂高而不言上廉

### 數奇

李廣數奇師古曰數所角反案宋景公筆錄云得



江南漢書本乃所具及傳者悞以具為角也云孫  
奭亦誤以為朔也蔡條西清詩話亦云嘗謂王摩  
詰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无功緣數奇不敗由  
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至於數奇獨不以為誤  
對則蔡條亦知王維讀數字從去聲之為當也

### 尚書尚公主

或人有問尚書与尚公主同乎曰否按惠帝紀云  
宦官尚食比郎中應劭曰尚主也旧有五尚尚冠  
尚帳尚衣尚席亦是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食主  
文書曰尚書陳餘傳教已出尚魯元公主如故師  
古曰尚猶配也易泰卦九二爻辭曰得尚于中行  
王弼亦以為配也諸言尚公主者其義皆然而說  
者乃云尚公主与尚書尚食同意訓尚為主言主  
掌之失其理矣公主既尊又非物類不得以主掌  
為辭則尚書之尚訓主尚公主之尚訓配明矣孔  
毅父珩璜論云尚書与尚食尚公主同而世俗相  
承以平声呼誤矣見張耳傳注原應如顏三家之  
說則世俗誤呼尚書為平声誠如孔言而以尚書  
与尚公主同亦非其說寔陳餘傳注非張耳傳也

### 陳蕃設榻



東漢徐穉傳云穉豫章人也陳蕃為太守以禮請  
署功曹穉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  
一榻去則縣之又陳蕃傳大尉李固表薦遷樂安  
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  
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讀  
史至此未嘗不疑焉嘗攷宋臨川王義慶世說云  
陳仲舉為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  
之表宏漢紀曰蕃在豫章為穉特設一榻去則縣  
之唯周璆之事無聞焉陳蕃傳始有特置一榻之  
文信如前之說則特設一榻為璆而已它無與焉  
以為止待一人坎不應兩傳互載而姓名異以為  
穉來則待穉璆來則待璆坎不應兩傳皆云去則  
縣之以為穉則有穉榻璆則有璆榻坎胡為均且  
特設无它蓋在豫章則特以待穉在樂安則特以  
待璆故不害其為特設惟是范曄昧作史之體陳  
傳漏載旣失之徐傳重出未為得也當以是一事  
本末特書於陳蕃一傳則不惟省文又且兩全

### 暨暨

吳志張溫傳有暨暨暨字无音史炤通鑑音義於  
魏紀文帝黃初五年音其其切葉少蘊石林燕語



云元豐五年黃冕仲榜唱名有暨陶者主司初以  
洎音呼之三呼不應蘇相子容時為試官神宗顧  
蘇蘇曰當以入声呼之果出應上曰卿何以知其  
為入音蘇言三國志吳有暨豔者陶恐其後遂問  
陶鄉貫曰崇安人上喜曰果吳人也時暨字缺下  
一昼蘇復言字下當從且此唐避代宗諱流俗遂  
誤弗改耳今以暨字調為入声即是乞字及見紹  
熙戊午議臣上疏言神宗時御殿放榜進士有暨  
陶者有司讀暨為洎而陶不應蘇頌曰吳有暨豔  
譚為結此得非其後乎問之果然神宗喜謂頌曰  
果吳人也虽不知出何典據則又呼為結字侈以  
廣韻證之五質与九迄中暨皆居乙切姓也吳有  
尚書暨豔則正是訖字燕語以為乞則近議臣以  
為結則差近史炤音洎則絕相遠况廣韻明載暨  
豔於訖字之下而三書不能會明于一何耶其字  
蚤按玉篇從旦誠如蘇言但訖音不叔然諱旦自  
是魯宗亦非代宗也

### 薛原

杜牧記寧陵謂天宗末薛原守淮陽賊不能陷故  
名不傳不得与張許並稱之以新旧二史攷之乃



云愿為潁川太守与龐堅共守潁川城陷二人俱死按潁川乃許州而睢陽乃陳州所守之地不同所記之事各異豈牧傳聞之誤耶抑亦作史者采摭而不得其真乎

### 瓜丘甘露

**瓜丘**之禍蓋秦謀以瓜寔成於驪山詔博士諸生就視因此欲坑儒生是時乃隆冬之月豈瓜熟時耶陋如秦儒不知其詐謀之深而卒至焉宜乎不能逃其死也前漢儒**甘露**之禍蓋李訓謀以甘露降於禁中詔百官入賀因此欲殺宦官是時乃十

一月之末豈露降時邪豈如宦官豈不知其詐謀之淺故卒不至焉宜乎不可得而殺也唐李然殺儒生易殺宦官難殺儒生則至於亡國殺宦官則可以存國秦能殺儒生故秦亡之速非不幸也唐不能殺宦官故唐存之不久非不幸也悲夫

### 秦焚書之漸

**秦焚書**之禍其所由來者漸矣晉鞏朔獻捷于周王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礼也勿籍成北宮錡問爵祿之制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下始皇則又甚焉先王之典籍投諸虜燄



而不赦得非有勿籍然後有去籍有去籍然後有焚書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秦之酷既極於焚書矣重之以坑儒則愚黔首之術殆无余策

句讀

**句讀**字自漢有之周礼官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蹕郊司農讀火絕之去禁凡邦之事蹕国有事王當出則宮正王禁絕行者若今時衛士填街蹕也郊康成注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句絕讀火戚如字徐音豆韓愈師說云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洪曰讀音豆其字從言從賣唯馬融笛賦云觀法於郎奏察度於句投注曰投徒闕切句投猶章句也其音訓同而字彙異廣韻玉篇讀投二字去声俱不収

章句

孔安国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為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為一言趙簡子称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以來眾儒各為訓詁乃有句余謂今詩家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則



則是又以一字為一言也

### 文辭

李者誦孟子不以文害辭多不喻辭文何從而別  
按伊川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率一字則是  
文成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却迂就它說如有  
周不顯自是文當如此晦庵朱氏曰文字也辭語  
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  
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逆取詩人之志  
乃可得之若但以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  
民真无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詩人之志在於  
憂阜而非真无遺民也

### 五湖

嘗聞良齋先生謝公在諫垣以侍講當夜直壽皇  
嘗論及地理曰**五湖**何處為是公奏或謂洞庭彭  
蠡太湖丹陽射陽為五湖或謂大湖射貴湖上湖  
洮湖涌湖為五湖其實皆非周禮職方氏揚州其  
浸五湖國語吳越戰於五湖以地攷之漢儒謂五  
湖者太湖之別名為是也上嘉其博洽獎咲再三  
予嘗按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  
行五百里故名之



四海

祭義云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繼而曰推而放之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而準即四海也校人注曰四海猶四方也及調人曰父之離辟諸海外注引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夫經云海外而注指四夷為言非也所謂海外即堯典光于四表是也以四夷為海外可也以四夷為四海不可也

六轡

凡駕四馬則必有八轡而諸經多言**六轡**何也曰孔氏解六轡在手有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六轡者以駮馬內轡納之於軾故在手者惟六轡耳又曰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駮兩駮即駮也蘇黃門曰駮之外轡則御者執之軾與塗以輓軸之轡同即是求之則言六轡有以也

百丈

杜子美祠南夕望曰**百丈**牽江色注云海賦揭百丈所以牽船也連竹為之又秋風云吳檣楚柂牽百丈注云檣柂百丈皆船上器用也薛云今湖湘



間行舟以竹相續為索以引上水舟謂之百丈以謂其長可百丈今川陝猶多用之又十二月一日詩云百丈誰家上水船東坡云古離別曲百丈牽船上水遲郎去瞿塘幾日歸鍾會呼挽船索為百丈今舟子皆呼之趙云百丈者牽船筏內地謂之宣音彈余親見海商以竹劈為大瓣相續可長百丈每相續處必用漆固其絲紵使耐水即非以筏為三股四股索之類如索則今之所謂纜是也鍾會呼挽船索為百丈與薛氏相續為索之說則亦牽船之纜非此百丈也

百金

公羊傳隱五年曰百金之魚注云百金猶百万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万錢矣漢食貨志亦云黃金一斤直万錢則知文帝言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即為金百斤為錢百万也高祖善家今之言賜金五百斤命陳平為反間捐金四万斤使漢金不賤何以多至此如唐時必貴太宗以千志寧孔穎達能諫太子各賜金一斤而已非貴則不如是之少也

來牟



詩兩言來牟魏文前洪作菴薺孟子作薺麥  
借子玉篇廣韻皆作薺薺又出一薺字唯廣雅有  
曰來小麥也牟大麥也二字與詩并同是二麥者  
後稼穡而生先稼穡而熟深有補於先民之眾食  
月令孟夏之月獨以麥為秋豈苟然哉

泚米

生民曰釋之叟丞之浮毛曰釋泚米也孔曰  
泚米謂泚米也叟声也浮氣也又曰釋訓云  
泚泚也泚氣也樊光遠引此詩孫炎曰泚  
泚米声焯焯之氣傳以泚米則有聲焯飯則有  
氣取爾雅之意為說也泚星歷反泚蘇刀反焯音  
浮孟子曰接泚而行趙曰泚漬米也不及焯泚先  
歷反考是二說皆讀曰泚今之好事者凡稱士大  
夫之家泚米飯多作泚声呼之良可怪矣然退之  
城南聯句云泚玉炊香粳泚亦作泚又何耶

東壁東井南箕北斗

二十八宿以四方為名者唯井壁箕斗四星而已  
營室者天子之宮壁者室之外院离宮在南則壁  
在室東故稱東壁參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  
稱東井箕斗是人日用之器相對而言箕在南而



斗在北故曰南箕北斗也

### 黎明

史記高帝紀黎明圍宛城三匝索隱曰犁音犁黎猶比也謂比至明也前漢高帝紀作遲明師古音值值待也謂待天明時皆言早意也唐劉崇望傳遼旦舍光門未開遼音都奚切又按史記呂后紀黎明孝惠還徐廣曰黎猶比也將明之時非也犁黎古字通黎黑也黑與明相雜欲曉未正曉也猶曰昧爽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也遲明即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

### 陳玄

或謂毛穎陶泓楮先生退之雖寓言以為文戲然莫非取冢筆硯與紙而言也獨於陳玄若無義予曰不然彼三者以象言陳玄以性言也故陳君遠告老集云陳者久也玄者黑也取其經久膠不敗而黑者為冢故墨曰陳玄其義尤深

### 重繆

詩七月曰黍稷重繆毛氏曰後孰曰重先孰曰繆董氏曰鄭眾云先種後孰謂之繆說文種音童所謂重也種音衆所謂莖也釋文曰禾邊作重是重



繆之字禾边作童是種之字今人乱之已久 及考周礼天官内宰云生種繆之種其字与廣韵並作種並音為重与同二声則知釋文云禾边作重是種種之字當作童乃是種種之字禾边作童是種藝之字當作重乃是種藝之字盖種藝之字合從重不當從童種種之事合從童不合從重始為不乱也

印文榜額有之字

馬大年嬾真子曰今印文榜額有之字其來久矣大初武帝元年夏五月並曆以正月為歲首邑上黃數用五注云漢用土數五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是五字者以之字足之後世不然印文榜額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平正耳非之字本意及崔談苑云太祖將晨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昼獨趙韓王普時從幸上指門額問普曰何不只書朱雀門着之字何用普對曰語助太祖笑曰之乎者也助得何事帝似不以為然惜乎韓王生於馬大年之前不及幸是說以敷陳之 邵氏聞見錄云帝一日登明德門拍其榜問趙普曰明德



之門安用之字普曰語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  
事普无言明德与朱雀二名不同未知孰是

新刊履齋示兒編十二卷終



新刊履齋示兒編卷之十三

廬陵禮津孫

正誤

齒牙

或疑昌黎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為頰文予按楊中立解誰謂鼠無牙曰牙牡齒也鼠無牡齒陸曰鼠有齒而無牙僖公五年云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杜曰輔頰輔車牙車史炤通鑑釋文晉穆帝九年輔車頰骨牙車也咸卦咸其輔頰舌馬云輔上頰也漢張震云耳目之間杜甫戲贈友云一朝被馬踏脣裂板齒無又按洪氏韓子年譜云去年與崔群玉云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而齒落詩云去年落一牙則此詩今年作也乃知在頰為牙當脣為齒也昭昭矣

皮革

羔羊詩曰羔羊之皮又曰羔羊之革毛曰革猶皮也初無區別孔曰說文謂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對文則皮革異散文則皮革通鄭註掌皮曰皮謂若虎豹熊羆有文章者革謂無文章者去毛而獻之王光遠曰未練治謂之皮已練治謂之革此一說





也司裘曰大裘飾皮革謂革輅也去毛得稱皮有毛得稱革此又一說也然論語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虎豹與大羊別者並以毛文異耳乃知鞞即革也按八音之中有革謂鼗鼓也則革已去毛無疑矣若夫帝王世紀曰黃帝然夔以其皮爲鼓庸非毛氏所謂革猶皮也

饕餮

文公十八年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社曰貪財爲饕餮貪食爲餮故孫仲益競與詹及甫書曰晉侯被兵

示鬼十三已

二

之後復用吏饕謂吏之貪財者也及觀北史明帝朝獲禿鶩於宮內遂養之崔光曰此即詩有鶩在梁解云禿鶩貪恋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庭况饕餮之禽必藉魚肉菽麥稻粱之養豈可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老杜麈詩曰衣冠兼盜賊饕餮用斯須趙彥材云言衣冠之人行如盜賊唯知饕餮而已故使人多害生物以充庖正在斯須之間焉則是崔杜以二字爲貪食之謂初無別也至東坡賦老饕又直以饕之一字爲貪食云山海經又以饕餮爲獸名則必貪恠之獸也



檠檠

東坡姪安節遠來夜坐三首前二首皆押燈檠韻  
末篇云大弨一弛何緣鼓已覺翻翻不受檠孫倬  
云揚子曰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曰何也  
曰檠之而已及攷揚子正文作檠其字從手温公  
音居影切復質諸周禮弓人註云至冬膠堅內之  
檠中定往來体檠音景韻略三十八梗作檠居影  
切所以正弓釋云蘇武能檠弓弩雖並從木皆非  
平聲東坡所押獨取揚涼註荀子繫弱鉅黍口之  
良弓也然而不得掛檠則不能自正音巨京反然

示兒十三已

三

玉篇廣韻平上聲皆收作正弓之檠但上聲註云  
檠世周禮亦作檠則是不專主平聲之音

囊橐

公劉之詩曰于橐于囊毛曰小曰橐大曰囊孔曰  
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  
與之橐惟乘食而已是其小也公羊傳稱陳乞欲  
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囊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  
說文曰無底曰囊有底曰橐董氏曰無底曰橐有  
底曰囊唐韻曰橐無底囊二說不同並存之

馬耳



東坡雪夜詩曰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双  
尖趙次公云馬耳山名切謂天下之山至低不下  
數丈而止於尋丈者少雪雖深埋没山阜未之有  
也趙指爲山果何所據殊不知雪夜王晉之與霍  
辦對談雪盈尺王曰雪太深乎霍曰看北臺馬耳  
菜何如左右曰有两尖在坡盖用此何趙未嘗見  
是事而妄爲是說

於菟

宣公四年楚人謂虎於菟於音烏前漢叙傳楚人  
謂虎於一音烏塗今作於菟山谷題双澗寺云二  
水犇犇鳴屋除松林落日吼烏菟碑本作烏非也  
又詩曰王侯文采似於菟洪生人間汗血駒復用  
於字乃是

欵乃

人皆曰柳柳州漁父詩欵乃二字本書爲欵乃讀  
曰襖霽既有山谷題浯溪碑可證又有元次山集  
中箋音可質胡仔漁隱叢話乃謂洪駒父詩話反  
其音爲霽煥者非柰何廣韻十五海欵音於改反  
相然鷹也謂之相然鷹則正得一聲山水綠之本  
意當從駒父欵音霽乃音煥爲正故洪景廬尚書



欵乃齋記云柳別本或併二字為禊音又別出一  
霸字非也

### 般盤

初讀進學解周誥般盤之語頗疑盤庚是君名非  
訓誥誓命之比至味六一先生聽琴詩有二典意  
澹薄二盤語丁寧又復云然一再思之太甲益稷  
之屬篇皆以名檀弓本魯人以其善於禮故亦著  
名如恭伯衛靈公梁惠王亦載於語孟之篇首同  
此一意

### 正鵠

示兒十二卷

九

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鄭  
註侯謂以虎熊豹麋之類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  
辜音準謂之鵠著于侯中所謂皮侯梓人張皮侯

而棲鵠詩云終日射侯不出止兮射義云循聲而

發發而不失正音征鵠者其為賢者乎孔氏曰大

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  
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侯中畫  
為獸其中射處皆二尺則以侯中所射之處為正  
鵠也正與鵠皆禽名正鵠之省文也方言齊魯以  
題肩為鵠月令征鳥厲疾鄭氏謂征鳥題肩也齊



人謂之擊征或各曰鷹正義曰征鳥鷹隼之屬也  
鵠即漢高祖所謂鴻鵠高飛一舉千里雖有矰繳  
尚安敢施鴻鵠健黠而難中鵠高遠而難中故射者  
取以為質的焉

非熊

六韜曰文王將田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  
非鬻非虎非熊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  
及三王文王乃齋三日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  
以漁文王乃載以歸立為師史記曰呂尚以漁釣  
奸周西伯西伯將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鬻非虎  
非熊所獲伯王之師果遇太公於渭水之陽載而  
歸立為師而公襲皆作非熊用之嚴有翼雌黃亦  
云世所傳本或作非熊非鬻致使學者相承皆以  
非熊為太公事何其繆歟及觀崔駰達有辭曰或  
以漁父見兆於元龜註云西伯出獵卜之曰所獲  
非龍非鬻非熊非鬻所獲伯王之輔班固賁戲曰  
周望兆動於渭濱李善曰史記云太公望以漁釣  
奸周西伯將出占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鬻  
所謂伯王之輔則謂之非熊蓋本於此不可謂之  
謬然今史記寔無非熊二字不知李善何所據而



云

赦書弱水

本朝赦文必曰赦書日行五百里用昌黎答張徹詩赦行五百里蓋有自來矣又八月十五夜贈功曹云赦書一日行萬里罪從大辭皆除死信如後之說無乃大遠乎神仙傳謝自然泛海求蓬萊一道士曰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非飛仙不可到東坡詩則曰蓬萊不可到弱水三萬里信如蘇之說無乃太近乎

瘴癘地

杜甫夢李白詩曰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舊註引劉孝標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謂廣南也趙彥材乃引唐史白坐永王璘事詔長流夜郎會赦還潯陽坐事下獄潯陽今之江州屬江南東路今又屬西路予謂此指夜郎而言江南非瘴鄉少陵號詩史必不妄言當是傳寫之誤雷詩何以又曰南方瘴癘地惟此農事苦

引經誤

无妄六二曰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而坊記乃曰不耕獲不菑畲凶牧誓曰戎車三百兩虎賁



三百人而孟子乃曰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矢

其文德洽此四國宣王也禮記以為大主間居戎

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也孟子以為周公滕文公

致遠恐泥子夏之言也班固以為出孔子其進銳

者其退速孟子之言也李固以為出老子孟子以

孔子所謂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為

曾子唐史以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

寡為孔子與有扈戰于甘野夏啓也劉向以為夏

禹說濟人於溱洧子產也劉向以為景差說死微

子曰我舊六刻子論衡本性篇引之曰我舊云孩

子立政曰以久我受民論衡明雩篇引之曰以友

我愛民荀子堯問篇乃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

友者伯得疑者存自為疑而莫已若者亡與今仲

虺之誥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文意小

異塩鐵論文舉所引孟子乃曰居今之朝不易其

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與今子墨子由今之

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文意大

誤經意

孔子曰禹吾無間然即無瑕可指之義賈捐之泥



於文而不明其意便謂禹入聖域而不優孔子曰  
爲命禪讓草創之即非草野之義左丘明亦泥於  
文而不達其意直謂禪讓謀於野襄十得非讀論  
語之誤歟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史記則謂玄  
鳥墮卵簡狄吞之而生契詩曰履帝武敏歆攸戒  
攸止史記則謂巨跡在野姜原踐之而生稷得非  
讀詩之誤歟史記謂妻舜二女者豈非因堯典釐  
降二女而誤耶又謂舜重瞳子者豈非因舜典明  
四目而誤耶其者有曰禹辛日娶妻甲日生子是  
泥益稷之文所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而誤耶書

卷之三

九

曰叶和萬邦論衡藝增篇以爲唐必無萬國書曰  
躬成五服論衡語增篇以爲五采之衣服則王充  
豈深明於書者耶

意誤

光武即位祝文曰上當天地之心地果可與天同  
稱上耶宋玉賦曰料天地之極高地果可與天同  
稱高耶唐高昌傳曰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  
月日月照霜雪幾何自殄滅謂日滅霜雪可也謂  
月滅霜雪可乎昌黎詩曰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  
除謂漢潦無源可也謂漢潦無根可乎



不可以瓜葛為王道弈棋事

觀劉禹錫贈進

士張盥詩云憶尔懸弧日余為坐上賓舉筋食湯餅祝辭天麒麟不可專以湯餅為明皇王后事

觀高朕漢末為蜀郡守興設學校修周公禮樂殿邦人立石室祠之在文翁石室傍則興蜀之學不

特文翁一人也

詳見范鎮東齋記事

觀前漢淮南王欽

傳廼幸左顧存恤師古曰左顧猶言枉顧則左顧之事不當指為毛寶也

觀述異記石室山晉

時王質伐木至見數童子棋與質一物如棗核含之不覺飢視斧柯爛盡既歸無復時人則爛柯之

事非弈棋也

新刊履齋示兒編十二卷終



